

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

張耀銘

一本優秀的社科學術期刊究竟應該具備哪些品質？應該承擔何種學術職責？與學術研究、學術創新、學術發展是一種什麼關係？在我看來，絕不僅僅是漂亮的裝幀、華麗的文字和著名學者的署名，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突出問題意識。馬克思指出：對一個時代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愛因斯坦認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科學哲學家波普爾說過：“科學與知識的增長永遠始於問題”。科學史表明，一個重大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往往會給科學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變革，開創新的學科，甚至導致整個科學體系的重新組合。

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有學者歸納為以下四類：首先，所研究的問題在現有的“知識庫存”中還無法找到，是“史無前例”、“填補空白”或開創性的；其次，所謂“問題”，也可以是指採用不同理論對一個已經做過大量研究的問題給予新的詮釋，或採用新方法對一個舊問題進行再研究；第三，“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做過的研究發生了新的變化，或者原來的理論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已經發生變化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第四，在社會科學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問題本身也是一個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①所以，人文社會科學能否取得有價值和有成效的學術創新，不僅取決於是否具有問題意識，更取決於從何處發現問題、怎麼找準問題和怎樣應答問題。有的時候，“問題”更具挑戰性，更帶根本性。作為學術期刊的編者，我們必須超越學科壁壘，要以“問題”為中心來整合學科，而不應以“學科”平臺來切割“問題”。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大力提倡創新研究。大國崛起期待理論智慧，中國現在的體制變革、經濟轉型，特別需要社會科學研究做出貢獻。然而我們的研究傳統中，習慣勢力和陳舊教條始終制約著人們的創新觀念和思維方式，阻礙著重大的理論創新。恐怕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解放思想仍然是我們面臨的迫切任務。我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扭轉唯上唯書的傾向；我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學者投入到那些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地域和民族差異顯著的社會文化命題以及大變革過程中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與理性解釋的現實問題中去，從而提供戰略性、前瞻性和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我們還要從“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不能搞“貼牌加工”，更不能把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理論模型的假設照搬過來。丘成桐指出：“中國產生世界級大師，必須探求自己的研究方向，走出自己的道路。”^②我們期待學者們回歸學術研究的“中國關懷”，以自己的眼光關注中國和世界，並向世界展示“中國品格”和改善自鴉片戰爭以來被世界扭曲了的中國形象。^③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認為，學者的工作分為兩種：一種是“照著說”，另一種是“接著說”。前者的重點是要說明，以前的人對於某一問題是如何說的；後者的重點

是要說明，自己對某一問題是怎麼想的。自己怎麼想，總要以前人怎麼說為思想基礎，但也總要有所不同。概括來講，“接著說”不是停留在對傳統的一味繼承上，而是要揚棄，要創新，要發展，要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缺乏新意的文章，可以說是低水平的重複，儘管道理都是對的，但它沒有靈魂，我們要儘可能少發表或者不發表。學術研究的靈魂在於創新，創新需要大膽，也必然包含風險。“創新有可能符合現階段人們的認識，也有可能超越現階段人們的認識，真正的創新有可能被社會承認，也有可能不被社會承認，甚至有可能犯錯誤。所以，創新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解放思想，膽子要大，不要怕犯錯誤。”^④另一方面也要求期刊的編者要有自己的主見，敢於發表獨立思考的聲音。我們不贊成追風獵奇，更反對“打擦邊球”，只關注“學術”本身。一本學術期刊沒有創新精神是很可悲的，一個社會不能包容研究者犯錯誤就更可悲。學術期刊提倡創新研究，就是提升刊物的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通過發表學術含量高、創新能力強、學術功底深的文章，既考驗了我們的膽識，又檢驗了我們的眼力、判斷力和洞察力，更鍛煉了隊伍。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引領學術潮流。在學術發展史上，學術期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學術期刊引領著中國學術的發展。1922年創刊的《學衡》雜誌在《雜誌簡章》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其編輯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圍繞著《學衡》雜誌，逐漸形成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十分重要的學衡派。20世紀30年代，以《禹貢》、《食貨》為代表的特定期刊出現，一些學術群體也開始以期刊為陣地有了進一步的聚集，由此推動了如歷史地理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等新興學術研究領域的發展。民國時期的“四大學術名刊”《國學季刊》、《清華學報》、《燕京學報》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就發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為現代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確立了學術標範，為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50年代《文史哲》崛起，它發起和推動的一場又一場學術論戰和重大討論影響深遠，其目的就是探索、提煉和鍛造公共學術話題，自覺充當當代學術史的創造者。

對於引領學術潮流，期刊主編中有人提倡，也有人質疑。其實不管哪家學術期刊，只要你選擇取捨稿件，編輯加工稿件，開闢學術專欄，策劃學術爭鳴，刊發“編者按語”或者“主持人語”等等，才算盡到了自己應盡的學術職責，客觀上也就具有了干預學術走向、引領學術潮流的願望和作用。無論是“行大欺客”，還是“客大欺行”，都會嚴重損害學術發展的生態環境。編輯應該敬畏學術、服務學者，學者應該理解編輯、視為知音，兩者是良性互動的關係，互為依重，互動共生。學術期刊誰把這種關係處理的好，誰就是“潛力股”，誰就擁有了若干話語權。

近年來學術氛圍、學術風氣出現了種種弊端，公信力的喪失、人文情懷的欠缺、學術批評的弱化，可以說是最大的問題。學術期刊如何反對學術不端行為、維護學術尊嚴、引領學術潮流？我以為要從以下三點對症下藥：一要站在時代發展的制高點上，高揚學術公信力的旗幟。“這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它的社會品質，它不應該是少數研究者卡拉OK式的自言自語，而是緊緊把握著時代脈動的守望者；二是指它的價值品質，它不是隔靴搔癢的泛泛之作，而應善於擊中社會繃得最緊的那根弦”^⑤，學術期刊還要與權力部門、利益集團保持適當距離，不能被“綁架”，更不能扭曲自己的學術立場和學術操守，成為某些群體的代言人。二要倡導與培養人文情懷。學術期刊的編者不僅僅要具備從事職業工作所必須的專業能力，而且要具有一種深厚的人文情懷。人文情懷是一本刊物體現出的格調、氣度和魅力，是對生命的敬畏、對學者的尊重、對弱者的同情、對社會的關注、對道義的守望。讓我們不斷從痛苦中分娩思想，以思想關注民生，對

社會奉獻我們的良心。“讓關注人、人的命運和人的尊嚴，成為全社會的基本準則和共同訴求。讓維護公平、正義和道德的陽光普照神州大地。讓學習知識、科學和文化之風吹拂到每個個體生命的心田。”^⑥倡導與培養人文情懷，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也是學術期刊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三要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批評是學術進步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學術批評，就會導致教條專橫、錯誤長存。學術批評在其出發點上，“應當是一種‘無罪推斷’，而不是‘有罪推斷’，即首先是努力探尋被批評對象的合理之處，進而在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其不合理之處，並對其展開批評。”學術批評“就是發現被批判對象的真正的理論困難，為解決這些理論困難提出新的理論思路，並做出新的理論論證。”^⑦學術批評不能避重就輕，更不能避實就虛，無論是“隔靴搔癢”之“讚”，還是“借題發揮”之“罵”，都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扶持新人、造就新人。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並得以著名，是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創新觀點為社會所承認，而編輯在社會與學者之間扮演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視，尤其是那些為社會公認的名編輯和權威性學術期刊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然而當前不少學術期刊熱衷發表領導、專家、大牌教授的文章，惟名擇稿、以人定文的現象比較嚴重。其實一本成功的學術期刊，不在於它吸引、發表了多少名家的稿件，更在於它發現和扶植了多少青年才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堅持學術民主，不搞論資排輩，不用名人、權威壓人。或許意識到不必要的合作所可能帶來的危害，該校要求新教師不與著名教授合作搞科研、寫論文，鼓勵年經教師自己去開拓新領域。^⑧青年學者是學術研究的生力軍，他們的觀點還顯得稚嫩，他們的論證還不夠嚴謹，敢不敢給他們提供版面和平臺，這對學術期刊來說都是一種考驗。伏爾泰早已說過：“雖然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我們呼籲學術期刊主編，放棄眼前功利，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些，成為一個獎掖新人、鼓勵新說的學術平臺。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關注學術的大眾化。今天的大眾，不僅需要瞭解經典，瞭解歷史，更需要從中國現代化期待的視角去解讀經典。所以，學術期刊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讓一流的學術走進百姓的視野，成為經世致用的顯學。只有大眾接受，觀點才會有張力；只有大眾接受，思想才會站起來。學術不應該是艱深晦澀的理論，不應該用曲高和寡去詮釋，更不應該將其擱置於暗室塵封當中。學術在強調專業性、深刻性、嚴肅性的同時，不能忽視了實用性、大眾性和可讀性。學術還必須適當地改變一下自己已有的文化形象和敘述方式，要吸取民間話語，增加人文精神，展現人文魅力。

①仇立平：《社會研究和問題意識》，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②劉恕：《走自己的路，不盲從國外——丘成桐談國內外基礎研究》，北京：《國際人才交流》，2004年第6期。

③胡鍵：《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國的視角》，上海：《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④方興：《缺乏新意的文章沒有靈魂——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王戎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2月15日。

⑤喻國明：《一本好的社科學刊》，北京：《光明日

報》，2004年6月24日。

⑥張廣智：《淺論歷史學家的人文情懷》，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1期。

⑦孫正聿：《學術批評與學術繁榮》，北京：《光明日報》，2007年7月24日。

⑧左慶潤、孟慶芬等編著：《世界名牌大學》，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9年，第31頁。

（作者係《新華文摘》原總編輯、南開大學客座教授）